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滙水燕談錄 第三卷 知人 奇節

知人

希夷先生陳搏，語人禍福，合若符契。王世則與韓見素、趙諫同詣先生，世則偽為僕，拜於堂下，先生笑之曰：「侮人者，自侮也。」揖世則坐於諸坐之右：「將來科名，君為首冠，諸君之次，正如此會。」明年，世則舉進士第一，餘如坐次。

河東柳先生開，以高文苦學為世宗師，後進經其題品者，翕然名重於世。嘗有詩贈諸進士曰：「今年舉進士，必誰登高第？孫何及孫僅，外復有丁謂。」未幾，何、僅連榜狀元，謂亦中甲科，先生之知人也如此。

孫何、孫僅，學行文辭傾動場屋。何既為狀元，王黃州覽僅文編，書其後曰：「明年再就堯階試，應被人呼小狀元。」後榜僅果為第一。黃州復以詩寄之云：「病中何幸忽開顏，記得詩稱小狀元。粉壁乍懸龍虎榜，錦標終屬鵝鴒原。」並寄何詩曰：「惟愛君家棣華榜，《登科記》上並龍頭。」潘逍遙亦有詩曰：「歸來遍檢《登科記》，未見連年放弟兄。」而陳堯叟、堯咨兄弟亦前後相繼為狀元，士林皆以為盛事。

慶曆二年，仁宗用范文正公參知政事，韓魏公、富韓公為樞密副使，天下人心莫不懽快。徂徠先生石守道作《聖德詩》曰：「惟仲淹、弼，一夔一高。」又曰：「琦器魁礪，豈視居楔，可屬大事，重厚如勃。」其後，富、范為宋之名臣，而魏公定策兩朝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，人始歎先生之知人也。

奇節

國初，御史中丞劉溫叟，博學純厚，動必由禮，父諱岳，溫叟終身不聽絲竹。嘗令子和藥，有天靈蓋，溫叟見之，亟令致奠埋於郊。五代士人鮮蹈禮義，獨溫叟篤行，為世所推。

端拱初，太宗詔訪天下高年。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，年九十餘，居臨淄，召至闕下，延見便殿，賜坐，語極從容，詢及人間利害，對之尤詳，多蒙聽納。它日，訪以養生之理，對曰：「臣無他術，惟少寡情慾，節聲色，薄滋味，故得至此。」詔以為尚書工部郎中致仕，賜金紫。工部好學，善訓子孫。子景孫，興國中登進士甲科。孫溫其、溫舒，祥符中相繼登進士第，為天下第三人，衣冠以為盛事，而天下稱麻氏教子有法。予祖母長安縣君，工部孫也，故聞之詳。

趙鄰幾好學善著述，太宗擢知制誥，逾月卒。子東之亦有文才，前以職事死塞下。家極貧，三女皆幼，無田以養，無宅以居。僕有趙延嗣者，久事舍人，義不忍去，竭力營衣食以給之，雖勞苦不避。如是者十餘年，三女皆長，延嗣未嘗見其面。至京師訪舍人之舊，謀嫁三女。見宋翰林白、楊侍郎徽之，發聲大哭，具道所以。二公驚謝曰：「吾被衣冠，且與舍人友，而不能恤舍人之孤，不迨汝遠矣。」即迎三女歸京師，求良士嫁之。三女皆有歸，延嗣乃去。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傳，以厲天下雲。

徂徠先生石守道，少以進士登甲科，好為古文章。雖在下位，不忘天下之憂，其言以排斥佛老、誅貶奸邪為己任。慶曆中，天子罷二相，進用韓魏公、富韓公、范文正公，增置諫官，銳意求治。先生喜曰：「吾官為博士，《雅》《頌》，吾職也。」乃作《慶曆聖德詩》五百言，所以別白邪正甚詳。太山孫明復見之，曰：「子禍起矣！」由是謗論喧然，姦人嫉妒，相與擠之，欲其死而後已。不幸先生病卒，有以嬖禍中傷大臣者，指先生之起事曰：「石某詐死，北走胡矣。」請斲棺以驗。朝廷知其誣，不發棺。歐陽文忠公哭先生以詩曰：「當子病方革，謗辭正騰喧，眾人皆欲殺，聖主獨保全。已埋猶不信，僅免斲其棺。」先生沒後，妻子流落寒餓，魏公分俸買田以給之。所謂大臣，乃先生嘗薦於朝者；姦人，即先生詩所斥者也。元祐中，執政薦先生之直，即詔官其子。

王沂公當軸，以厚重鎮天下，尤抑奔競。張師德久次館閣，博學有時望，而不事造請，最為魯肅簡公所知。一日，中書議除知制誥者，魯盛稱張才德，沂公以未識為辭。魯密諷張見沂公，張辭不往。魯屢諷之，張重違魯意，始緣職事一往，沂公辭不見，張大悔恨。他日，中書復議，魯無以易張，曰：「向已為公言之矣。」沂公曰：「張君器識行義，足以為此，然尚有請謁耳。」逾年，方命掌誥。沂公之取人如此，故當時士大夫務以冲晦自養焉。

慶曆中，張宗誨以祕書監致仕，居洛陽。一日，謁留守，其子庚言：「唐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，明皇賜以鑑湖。今洛中嵩、少佳景雖非朝廷所賜，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，何必事請謁？」宗誨曰：「吾作白頭老監執書而眠，何必學賀老作道士服邪？」時以為名言。宗誨，英公齊賢子。

曹州於令儀者，市井人也。長厚不忤物，晚年家頗豐富。一夕，盜入其家，諸子擒之，乃鄰捨子也。令儀曰：「汝素寡悔，何苦而為盜邪？」曰：「迫於貧耳。」問其所欲。曰：「得十千足以衣食。」如其欲與之。既去，復呼之，盜大恐，謂曰：「汝貧甚，夜負十千以歸，恐為人所詰。」留之，至明使去。盜大感愧，卒為良民。鄉里稱君為善士。君擇子姪之秀者，起學室，延名儒以掖之。子伋姪傑、倅舉進士第，今為曹南令族。

丹陽顧方，篤行君子也。皇祐末，登進士第，再調明州象山縣令。昧事之初，召邑中父老，詢問民間利害及境內士民之善惡。善者，訪而親觀之，使勿怠；惡者，喻而戒之，使自修。又建學舍，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。暇日，親為講說，掖誘使進於善。逾年，民大化服。俄而方病，邑民相率出錢詣塔廟祈禱者數千百人，為鬻股者十三人，方竟不起。百里之內，號泣思慕，如失父母。與立祠，以歲時祀方。餘觀近世為縣者，類以簿書期會為急務，鮮有能及教化者，而方獨以仁義教治其民，使民知愛慕如此。丹陽錢君倚、毘陵胡完夫皆為方記其書而刻石祠中，士大夫以詩頌遺美者不可勝紀。顧予賤，不得列其事於史官，傳為循吏，每以為恨。

胡文恭公宿，平生守道，不以進退為意，在文館二十餘年。每語後進曰：「富貴貧賤，莫不有命，士人當修身俟時，無為造物者所嗤。」世以為名言。

近年，士大夫多脩佛學，往往作為偈頌，以發明禪理。獨司馬溫公患之，嘗為《解禪偈》六篇云：「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人，信如文中子之言，則佛之心可知已。今之言禪者，好為隱語以相迷，大言以相勝，使學之者佞然益入於迷妄，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，作《解禪偈》六首。若其果然，雖中國可行矣，何必西方；若其不然，則非予之所知也。」

「忿怒如烈火，利欲如鈇鋒。終朝長戚戚，是名阿鼻獄。」

「顏回甘陋巷，孟軻安自然。富貴如浮雲，是名極樂國。」

「孝悌通神明，忠信行蠻貊。積善來百祥，是名作因果。」

「仁人之安宅，義人之正路。行之誠且久，是名不壞身。」

「道德修一身，功德被萬物。為賢為大聖，是名菩薩佛。」

「言為百世師，行為大下法。久久不可揜，是名光明藏。」

山陽徐積仲車，博學志行。父石少亡，積終身不登山，行遇石，必避之。嘗冒暑，道遇奔喪者，輟馬以遺之，徒行還家。憩戶外，風乘之，得聾疾，年僅四十。勉從母命作詩賦，一舉登進士第。久之，喪母，哀毀過人，鄉里化之。葬母，助葬者數千人。

河東先生柳仲塗，少時縱飲酒肆，坐側有書生，接語，乃以貧未葬父母，將謁魏守王公祐，求資以給襄事。先生問所費幾何。曰：「得錢二十萬可矣。」先生曰：「姑就舍，吾且為子營之。」罄其資，得白金百兩，錢數萬，遣之。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

過。

劉溫叟以德義世其家，當時推服。為御史中丞，家極貧。時太宗尹京，知其貧，致五百千以贈溫叟，溫叟拜受，以大匱封貯御史之西廊。或有詰之者。曰：「晉王身為京尹，兄為天子，拒之則失敬；吾方為御史，受而用之，則何以清流品也。」初，溫叟之生也，其父岳曰：「吾老矣，他無所欲，但冀世治民和，與此兒皆為溫，洛之叟，耕釣煙月，酣詠太平之化足矣。」溫叟憶父語，遂以為名云耳。